

卷三

書名 論語註疏解經二十卷
撰者 魏 何晏 集解，宋 邢昺 疏
卷 卷三
內容分類 經 四書 論語 宋
索書號 經部 彙刻 1
編號 A376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376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 彙刻 1](#)

[漢籍善本文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論語註疏解經二十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一

魏何晏集解

學而第一

疏

正義曰自此至堯曰是魯論語二十篇之名及第次也當弟子論撰之時以論

語爲此書之大名學而以下爲當篇之小目其篇中所載各記舊聞意及則言不爲義例或亦以類相從此篇論君子孝弟仁人忠信道國之法主友之規聞政在乎行德由禮貴於用和無求安飽以好學能自切磋而樂道皆人行之大者故爲諸篇之先既以學爲章首遂以名篇言人必須學也爲政以下諸篇所次先儒不無意焉當篇各言其指此不煩說第順次也一數之始也言此篇於次當一也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三

馬曰子者男子之通稱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二 終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三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 疏

八佾第三

正義曰前篇論爲政爲政之善莫善禮樂禮以安上治民樂以移風易俗得之

則安失之則危故此篇論禮樂得失也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馬

曰孰誰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人爲列入八六十四人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

論語卷

以八爲列諸侯則不敢用八所謂八音者金石土草絲木匏竹也鄭玄云金鐘鑄也石磬也土埙也草鼓鼗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所謂八風者服虔以爲八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草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風閭闔又易緯通卦驗云立春調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閭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至廣莫風至是則天子之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八佾也云魯以周公之勤勞於天下成王康王賜之以重祭朱干玉戚以舞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者此釋季氏所以得僭之由由魯得用之也案禮記祭統云昔者周公旦有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重周公故以賜魯又明堂位曰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受王者禮樂也然王者禮樂唯得於文王周公廟用之若用之他廟亦爲僭也故昭二十五年公羊傳稱昭公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答曰朱干玉戚以舞

孔子至可忍也正義曰此章論魯卿季氏僭用禮樂之事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者謂者評論之稱季氏魯卿於時當桓子也佾列也舞者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桓子用此八佾舞於家廟之庭故孔子評論而譏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者此孔子所譏之語也孰誰也人之僭禮皆當罪責不可容忍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最難容忍故曰若是可容忍他人更誰不可忍也馬曰至孔子譏之正義曰孰誰釋詁文佾列書傳通訓也云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者隱五年左傳文也云八人爲列八六十四人者杜預何休說如此其諸侯用六者六六三十人大夫四四十六人士二二三四人服虔以用六爲六八四十八人大夫四爲四八三十二人士二爲二八十六人今以舞勢宜方行列旣減卽每行人數亦宜減故同何杜之說天子所以八佾者案隱五年左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杜預云唯天子得盡物數故

大夏入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是昭公之時
僭用他廟也云季桓子僭於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
者案經但云季氏知是桓子者以孔子與桓子同時
親見其事而譏之故知桓子也何休云僭齊也下效
上之辭季氏陪臣也而效君於上故云僭也大夫稱
家祭法大夫三廟此經又言於庭魯之用樂見於經
傳者皆據廟中祭祀時知此亦僭
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也

三家者以雍徹

馬曰三家謂仲孫叔孫季孫雍周頌

臣工篇名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
此樂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包曰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穆穆天子之容貌雍
篇歌此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

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邪

疏

三家者至之堂正義

曰此章譏三家之僭也三家者以雍徹者此弟子之
言將論夫子所譏之語故先設此文以爲首引三家
謂仲孫叔孫季孫雍周頌臣工篇名天子祭於宗廟
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以徹祭故夫子譏之
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者此夫
子所譏之語也先引詩文後言其不可取之理也相
維辟公天子穆穆者此雍詩之文也相助也維辭也
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穆穆天子之容貌雍篇歌
此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
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乎

疏

馬曰三家至此

樂正義曰三孫同是魯桓公之後桓公適子莊公爲
君庶子公子慶父公子叔牙公子季友仲孫是慶父
之後叔孫是叔牙之後季孫是季友之後其後子孫
皆以其仲叔季爲氏故有此氏竝是桓公子孫故俱
稱孫也至仲孫氏後世改仲曰孟孟者庶長之稱也
言已是庶不敢與莊公爲伯仲叔季之次故取庶長

爲始也云雍周頌臣工篇名者卽周頌臣工之什第七篇也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者案周禮樂師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徹鄭玄云徹者歌雍又小師云徹歌鄭云於有司徹而歌雍是知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也今三家亦作此樂故夫子譏之也包曰辟公至堂邪正義曰云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者此與毛傳同鄭玄以辟爲卿士公謂諸侯爲異餘雅釋詁云穆穆美也是天子之容貌穆穆然美也云雍篇歌此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者將言無諸侯及二王之後助祭則不可歌也云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邪者卿大夫稱家家臣謂家相邑宰之屬來助祭耳何取此雍詩之義而奏作於堂邪邪語辭魯用天子禮樂以雍徹由是三家僭之也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包曰言人

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

子曰至如樂何正義曰此章言禮樂資仁而行也人

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者如奈也言人而不仁奈此禮樂何謂必不能行禮樂也

林放問禮之本

鄭曰林放魯人子曰大哉問禮與其

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包曰易和易也言禮

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

包曰易和易也言禮

問至寧戚正義曰此章明禮之本意也林放問禮之本者林放魯人也問於夫子禮之本意如何子曰大哉問者夫子將答禮本先嘆美之也禮之末節人尚不知林放能問其本其意非小故曰大哉問也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者此夫子所答禮本也奢汰侈也儉約省也易和易也戚哀戚也與猶等失於儉喪不欲失於易寧失於戚言禮之本意禮失

於奢不如儉喪失
於和易不如哀戚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包曰諸夏中國

亡無也

包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正義

夷狄則戎蠻可知諸夏中國也亡無也言夷狄雖有
君長而無禮義中國雖偶無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
禮義不廢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包

曰諸夏中國亡無也正義曰此及閏元年左氏傳皆

言諸夏襄四年左傳魏絳云諸夷必叛華夏皆謂中國而謂之華夏者夏大也言有禮儀之大有文章之

華

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

馬曰旅祭

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

禮也冉有弟子冉求時仕於季氏救猶止也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包曰神不享

非禮林放尚知問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邪欲誣而祭之

包

季氏至林放乎正義曰此章譏季氏非禮祭泰山也季氏旅於泰山者旅祭名也禮

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者冉有弟子冉求時仕於季

氏救猶止也夫子見季氏非禮而祭泰山故以言謂

弟子冉有曰汝旣臣於季氏知其非禮卽合諫止女

豈不能諫止與與語辭對曰不能者言季氏僭濫已

不能諫止也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者孔子歎其失禮故曰嗚呼曾之言則也夫神不享非禮

林放尚知問禮況泰山之神豈反不如林放乎而季氏欲誣罔而祭之也言泰山之神必不享季氏之祭若其享之則是不如林放也包曰旅至猶正也正

義曰云旅祭名者周禮大宗伯職云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鄭註云故謂凶歲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故知旅祭名也云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内者王制云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是也云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者陪重也諸侯旣爲天子之臣故謂諸侯之臣爲陪臣泰山在魯封內故魯得祭之今季氏亦祭故云非禮云冉有弟子冉求者史記弟子傳六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鄭玄曰魯人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王孔曰言於射而後有爭揖讓而升下而飲王

馬曰多算飲少算君子之所爭

子曰至君子正義曰此章言射禮有君子之風也君子無所爭者言君子之人謙卑自牧無所競爭

也必也射乎者君子雖於他事無爭其或有爭必也於射禮乎言於射而後有爭也揖讓而升下而飲者射禮於堂將射升堂及射畢而下勝飲不勝其耦皆以禮相揖讓也其爭也君子者射者爭中正鵠而已不同小人厲色援臂故曰其爭也君子孔孔曰言於射而後有爭正義曰鄭註射義云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射則爭中是於射而後有爭王孔曰射於至相飲正義曰云而升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射則爭上射在左立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射畢北面揖揖如升射是射時升降揖讓也大射又云飲射爵之時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弼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解立卒解坐奠於豐下與揖不勝者先降是飲射爵之時揖讓升降也馬孔曰多筭至所爭正義曰云多筭飲少筭者筭籌也鄉射

禮曰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握素是也多筭謂勝者少筭謂不勝者勝飲不勝而相揖讓故曰君子之所爭也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綯兮何謂也

馬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綯文貌此上二句在衛風碩

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子曰繪事後素

鄭曰繪

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

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曰禮後

乎

孔曰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包曰予我也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可與共言

詩

子

子夏問至詩已矣正義曰此章言成人須禮也

謂也者倩笑貌盼動目貌綯文貌此衛風碩人之篇

閔莊姜美而不見荅之詩也言莊姜既有巧笑美目倩盼之容又能以禮成文綯然素喻禮也子夏讀詩至此三句不達其旨故問夫子何謂也子曰繪事後

素者孔子舉喻以荅子夏也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也曰禮後乎者此子夏語子

夏聞孔子言繪事後素卽解其旨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者起發也予我也商子夏名孔子言能發明我意者是子夏也始可與共言詩也

馬曰倩笑至逸也正義曰云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者案今毛詩碩人四章章七句其二章曰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臻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也云其

鄭曰繪畫至成之正義曰案考工記云畫繪之事雜五色下云畫繢之事後素功是知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章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

足徵也包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名夏殷之後夏殷

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也文獻不足故

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包曰獻猶賢也我不以禮成

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以成也

子曰至能徵之

矣正義曰此章言夏商之後不能行先王之禮也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言之宋不足徵也者徵成也杞宋二國名夏殷之後也孔子言夏殷之禮吾能說之但以杞宋之君闇弱不足以成之也文獻

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者此又言不足徵之意獻賢也孔子言我不以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包曰至成也正義曰徵成釋詁文云杞宋二國名夏殷之後者樂記云武王克殷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是也

子曰禘自旣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孔曰禘祫之

禮爲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

祖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旣灌之後列尊

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

子曰禘自旣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正義曰此章言魯禘祭非禮之事禘者二年大祭之名灌者將祭酌鬱鬯於太祖以降神也旣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孔子曰禘祭自旣

灌以往吾則不欲觀之也。孔曰：禘祫至觀之矣。正義曰：云禘祫之禮爲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者鄭玄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以遠主。初始入祧新死之主又當與先君相接故禮因是而爲大祭以審序昭穆故謂之禘。禘者諦也。言使昭穆之次審諦而不亂也。祫者合也。文二年公羊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是也。云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者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鄭註云：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鬱鬯金草釀秬爲酒。煮鬱金草和之其氣芬芳。調暢故曰鬱鬯。言未殺牲先酌鬱鬯洒灌地以求神於太祖廟也。云：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者言既灌地降神之後始列木主以尊卑陳列太祖前太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昭穆取其北面尚敬。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

注

孔曰：荅以不知者爲魯諱。

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包

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

示掌中之物言其易了

或問

至指其掌正義曰此

禘之說者或人問孔子禘祭之禮其說如何子曰不知也者孔子荅言不知禘禮之說荅以不知者爲魯諱諱國惡禮也若其說之當云禘之禮序昭穆時魯躋僖公亂昭穆說之則彰國之惡故但言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也者諸於也斯此也孔子旣荅或人以不知禘禮之說若不更說恐或人以爲已實不知無以明其諱國惡且恐後世以爲禘祭之禮聖人不知而致廢絕更爲或人言此也言我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中其如指示於此掌中之物言其易了也指其掌者此句弟子作論語時言也當時孔子舉一手伸掌以一手指之以示或人曰其如示諸斯乎弟子等恐人不知示諸斯謂指

示何等物故著此一句

言是

時夫子指其掌也

祭如在

注

孔曰言事死如事生祭神如神在

注

孔曰謂

祭百神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注

孔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不致肅敬其心與不祭

同

注

祭如在者謂祭宗廟必致其敬如其親存言事

死如事生也祭神如神在者謂祭百神亦如神之存在而致敬也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者孔子言我若親行祭事則必致其恭敬我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人攝代已爲之不致肅敬於心與不祭同

注

孔曰

謂祭百神正義曰有神謂宗

廟之外皆是言百神舉成數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注

孔曰王

孫賈衛大夫奧內也以喻近臣寵以喻執政賈執政者欲使孔子求昵之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孔曰天以喻君孔子拒

之曰如獲罪於天無所禱於衆神

王孫賈主禱也正義曰此章言

夫子守禮不求媚於人也王孫賈者衛執政大夫也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寵何謂也者媚趣嚮也奧內也謂室內西南隅也以其隱奧故尊者居之其處雖尊而閒靜無事以喻近臣雖尊不執政柄無益於人也寵者飲食之所由雖處卑窶爲家之急用以喻國之執政位雖卑下而執賞罰之柄有益於人也此二句世俗之言也言與其趣於閒靜之奧寧若趣於急用之寵以喻其求於無事之近臣寧若求於用權之執政王孫賈時執國政舉於二句佯若不達其理問於孔子曰何謂也欲使孔子求媚親昵於己故微

以世俗之言感動之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者孔子拒賈之辭也然如此也言我則不如世俗之言也天以喻君獲猶得也我道之行否由於時君無求於衆臣如得罪於天無所禱於衆神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孔曰監視也

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之

子曰至吾從周正義曰此章言周之禮文

猶備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者監視也二代謂夏商郁郁文章貌言以今周代之禮法文章廻視夏商二代則周代郁郁乎有文章哉吾從周者言周之文章備於二代故從而行之也

子入太廟

孔曰太廟周公廟孔子仕魯魯祭周公而

助祭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

每事問

孔曰鄹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時人多言

孔子知禮或人以爲知禮者不當復問子聞之曰是

禮也

孔曰雖知之當復問慎之至也

子入至是禮也正義

曰此章言夫子慎禮也子入太廟者子謂孔子太廟事問者言太廟之中禮器之屬每事輒問於令長也或曰孰謂鄉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者孰誰也鄉人魯邑大夫孔子父叔梁紇也或有人曰誰謂鄉大夫之子知禮者也時人多言孔子知禮或人以爲知禮者不當復問何爲入太廟而每事問乎意以爲孔子不知禮子聞之曰是禮也者孔子聞或人之譏乃言其問之意以宗廟之禮當須重慎不可輕言雖已知之當須復問慎之至也包曰太廟至助祭也正義曰云太廟周公廟者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故知太廟周公廟也云孔子仕魯者史記世家云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爲季氏吏料量平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由

是爲司空其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攝相事是仕魯由是故得與助祭也孔子至復問正義曰云鄉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者古謂大夫守邑者以邑冠之呼爲某人孔子父鄉邑大夫左傳稱鄉人紇故此謂孔子爲鄉人之子也左傳成二年云新築人仲叔于奚杜注云于奚守新築大夫卽此類也

子曰射不主皮

馬曰射有五善焉一曰和志體和二

曰和容有容儀三曰主皮能中質四曰和頌合雅頌

五曰興武與舞同天子三侯以熊虎豹皮爲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和容也爲力不同科古

之道也

馬曰爲力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

焉故口不同科



子

曰至古之道也正義曰此章明古禮也射不主皮者言古者射禮

張布爲侯而棲熊虎豹之皮於中而射之射有五善焉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禮樂容節也周衰禮廢

射者無復禮容但以主皮爲善故孔子抑之云古之射者不主皮也爲力不同科者言古者爲力役之事

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周衰政失力役之事貧富兼并强弱無別而同爲一科故孔子非之云古之爲力役不如今同科也古之道也者結上二事皆前古所

行之道也馬曰射有五善至容也正義曰云射有五善焉者言射禮有五種之善下所引是也云

和至五曰興舞皆周禮鄉大夫職文也云志體和至與舞同皆馬融解義語案彼云退而以鄉射之禮五

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

興舞注云以用也行鄉射之禮而以五物詢於衆民

鄭司農云詢謀也問於衆庶寧復有賢能者和謂閨門之內行也容謂容貌也主皮謂善射射所以觀士

也故書舞爲無杜子春讀和容爲和頌謂能爲樂也

無讀爲舞謂能爲六舞玄謂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主皮和容興舞則六藝之射與禮與樂是也今此注二曰和容衍和字五曰興武武當爲舞聲之誤也云天子三侯以熊虎豹皮爲之者周禮天官司裘職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註云大射者爲祭祀射主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可以與祭者射者可以觀德行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內者卿大夫亦皆有采地焉其將祀其先祖亦與羣臣射以擇之凡大射各於其射宮侯者其所射也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韋謂之鵠著於侯中所謂皮侯王之大射虎侯王所自射也熊侯諸侯以擇之凡大射各於其射諸侯之所射也熊侯諸侯所自射豹侯羣臣所射卿大夫之大射麋侯君臣共射焉凡此侯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列國之諸侯大夫射大侯亦

九十九參七十于五十遠尊得伸可同耳所射正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鄭司農云鵠鵠毛也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尺曰正四寸曰質玄謂侯中之大小取數於侯道猶射禮曰弓二寸以爲侯中則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一丈尊卑異等此數明矣考工記曰梓人爲侯廣與等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然則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十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謂之鵠者取名於鵠鵠鵠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爲雋亦取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已志用虎熊豹麋之皮示服猛計迷惑者射者大禮故取義衆也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注

鄭曰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怠於政禮始不視朔廢朝享之祭

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

禮

注

包曰羊存猶以識其禮羊亡禮遂廢

注

子貢至愛其禮

正義曰此章言孔子不欲廢禮也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者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因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怠於政禮始不視朔廢朝享之祭有司仍供備其羊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并去其羊也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者此孔子不許子貢之欲去羊故呼其名而謂之曰賜也爾以爲旣廢其禮虛費其羊故欲去之是愛其羊也我以爲羊存猶以識其禮羊亡禮遂廢所以不去其羊欲使後世見此告朔之羊知有告朔之禮庶或復行之是愛其禮也

鄭曰至欲去其羊正義曰云牲生曰餼者僖十三年左傳曰餼牽竭矣餼與牽相對牽是牲可牽行則餼是已殺殺又非熟故解者以爲腥曰餼謂生肉未煮者也其實餼亦是生哀二十四年左傳云晉師乃還餼臧石牛是以生牛賜之也此及聘禮注皆

云牲生曰餼由不與牽相對故爲生也云禮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者案周禮太史頒告朔于邦國鄭玄云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此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用生羊告於廟謂之告朔人君卽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僖五年傳曰公旣視朔是也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是也其日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廟周禮謂之朝享司尊彝云追享朝享是也其歲首爲之則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于廟是也告朔視朔聽朔朝廟享廟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爲之也必於月朔爲此告朔聽朔之禮者杜預春秋釋例曰人君者設官分職以爲民極遠細事以全委任之責縱諸下以盡知力之周總成敗以効能否執八柄以明誅賞故自非機事皆委任焉誠信足以相感事實盡而不擁故受位居職者思効忠善日夜自進而無所顧忌也天下之細事無數一日二日萬端人君之明有所不照

人君之力有所不堪則不得不借間近習有時而用之如此則六鄉六遂之長雖則履此事躬造此官當皆移聽於內官回心於左右政之佻亂常必由此聖人知其不可故簡其節敬其事因月朔朝廟遷坐正位會羣吏而聽大政考其所行而決其煩疑非徒議將然也乃所以考已然又惡其密聽之亂公也故顯衆以斷之是以上下交泰官人以理萬民以察天下以治也每月之朔必朝于廟因聽政事事敬而禮成以故告特羊然則朝廟朝正告朔視朔皆同日之事所從言異耳是言聽朔朝廟之義也玉藻說天子朝廟之禮云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鄭玄以爲明堂在國之陽南門之外謂明堂也諸侯告朔以特羊則天子以特牛與天子用特牛告其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諸侯用特羊告太祖而已杜預以明堂與祖廟爲一但明堂是祭天之處天子告朔雖杜之義亦應告人帝朝享卽月祭是也祭法云王立七廟祖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

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然則天子告朔於明堂朝享於五廟諸侯告朔於太廟朝享自皇考以下三廟耳皆先告朔後朝廟朝廟小於告朔文公廢其大而行其小故春秋文公六年經云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公羊傳曰猶者可止之辭也天子以日視朝其閏月則聽朔於明堂闔門左扉立於其中聽政於路寢門終月故於文王在門爲閏云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者卽文六年閏月不告朔是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謗也

孔曰時事君者多無禮

故以有禮者爲謗

子曰至爲謗也正義曰此章疾

事君盡其臣禮謂將順其美及善則稱

君子之類而無禮之人反以爲謗佞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

孔曰定公魯君謚時

臣失禮定公患之故問之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

事君以忠

疏

定公至事君以忠正義曰此章明君臣

之禮也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

者定公魯君也時臣失禮君不能使定公患之故問於孔子曰君之使臣及臣之事君當如之何也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者言禮可以安國家定社稷止由君不用禮則臣不竭忠故對曰君之使臣以禮則臣必事君以忠也

孔曰定公至問之正義曰云定公魯君謚者魯世家云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以敬王十一年卽位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孔曰樂不至淫哀不

至傷言其和也

疏

子曰至而不傷正義曰此章言正樂之和也關雎者詩國風周南首

篇名典后妃之德也詩序云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是樂而不淫也哀窕窕思賢才而在

無傷善之心焉是哀而不傷也樂不至淫哀不至傷言其正樂之和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孔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爲之說因周用栗便云

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爲之說因周用栗便云

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包曰事已成不可復解說

遂事不諫包曰事已遂不可復諫止既往不咎

包曰事已往不可復追咎孔子非宰我故歷

言此三者欲使慎其後

哀公問至不咎正義曰此章明立社所用木也哀公

問社於宰我者哀公魯君也社五土之神也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木哀公未知其禮故問於弟子

宰我也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者三代立社各以其土所宜木故宰我舉之以對哀公也但宰我不本其土宜之意因周用栗便妄爲之說曰周人以栗者欲使其民戰栗故也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者孔子聞宰我對哀公使民戰栗知其虛妄無如之何故曰事已成不可復解說也事已遂不可復諫止也事已往不可復追咎也歷言此三者以非之欲使慎其後也

孔曰至使民戰栗正義曰云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者以社者五土之總神故凡建邦立國必立社也夏都安邑宜松殷都毫宜柏周都豐鎬宜栗是各以其土所宜木也謂用其木以爲社主張包周本以爲哀公問主於宰我先儒或以爲宗廟主者杜元凱何休用之以解春秋亦爲宗廟主今所不取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言其器量小也或曰管仲儉乎

包曰或人見孔子小之以爲謂之大儉曰管氏有

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包曰三歸娶三姓女婦人

謂嫁曰歸攝猶兼也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兼

并今管仲家臣備職非爲儉然則管仲知禮乎

包

日或人以儉問故荅以安得儉或人聞不儉便謂爲

得禮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

好有反玷管氏亦有反玷

註鄭曰反玷反爵之玷在

兩楹之間人君別内外於門樹屏以蔽之若與鄰國

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今

管仲皆僭爲之如是是不知禮管氏而知禮孰不知

禮

元

子曰至知禮正義曰此章言管仲僭禮也子曰

管仲之器小哉

者管仲齊大夫管夷吾也孔子言管仲器小以爲謂其大儉故問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

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者

孔子荅或人以管仲不儉之事也婦人謂嫁曰歸攝猶兼也焉猶安也禮大夫

雖有妾媵嫡妻唯娶一姓

今管仲娶三姓之女故曰有三歸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雖得有家臣不得每事立官當使一官兼攝餘事今管仲家臣備職

奢豪若此安得爲儉也然則管仲知禮乎者或人聞

孔子言管仲不儉便謂爲得禮故又問曰然則管仲

是知禮之人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

爲兩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有反玷者此孔子又爲

或人說管仲不知禮之事也邦君諸侯也屏謂之樹

人君別内外於門樹屏以蔽塞之大夫當以簾蔽其

位耳今管仲亦如人君樹屏以塞門也反玷反爵之

玷在兩楹之間人君與鄰國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大夫則無之今管仲亦有

反爵之坫僭濫如此是不知禮也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者孔子舉其僭禮於上而以此言非之孰誰也言若謂管氏而爲知禮更誰爲不知禮言唯管氏不知禮也包曰三歸至非爲儉正義曰云婦人謂嫁曰歸者隱三年公羊傳文何休曰婦人生以父母爲家嫁以夫爲家故謂嫁曰歸明有三歸之道也鄭曰反坫至知禮正義曰云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者以鄉飲酒是鄉大夫之禮於房戶間燕禮是燕已之臣子故尊於東楹之西若兩君相敵則尊於兩楹間故其坫在兩楹間也云人君別内外於門樹屏以蔽之者釋宮云屏謂之樹郭璞曰小牆當門中郊特性云臺門而旅樹鄭玄云此皆諸侯之禮也旅道也屏謂之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是也云若與鄰國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者熊氏云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坫虛爵於坫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荅拜賓於坫取爵洗爵酌以酢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

坫上主人阼階上拜賓荅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坫上也而云酌畢各反爵於坫上者文不具耳其實當畢飲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

大師樂

官名五音始奏翕如盛從之純如也

從讀曰縱言

五音既發放縱盡其音聲純純和諧也皦如也其音節明也繹如也以成

縱之以純如皦如繹如

言樂始作翕如而成於三

子語魯至以成正義曰此章明樂子語魯大師

樂者大師樂官名猶周禮之大司樂也於時魯國禮樂崩壞故孔子以正樂之法語之使知也曰樂其可知也者言五音翕然盛也翕盛貌如皆語辭從之純如也者從讀曰縱謂放縱也純和也言五音既發放

縱盡其音聲純純和諧也皦如也者皦明也言其音節分明也繹如也者言其音絡繹然相續不絕也以成者言樂始作翕如又縱之以純如皦如繹如則正樂以之而成也

儀封人請見

註

鄭曰儀蓋衛邑封人官名曰君子之至

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

註

包曰從者第

子隨孔子行者通使得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

天下之無道也久矣

註

孔曰語諸弟子言何患於夫

子聖德之將喪亡邪天下之無道已久矣極衰必盛

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註

孔曰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

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

註

儀封至爲木鐸

正義曰此章明夫子之德天將命之使其定禮樂也
儀封人請見衛國儀邑典封疆之人請告於孔子從者欲見孔子也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者此所謂辭也嘗曾也言往者有德之君子至於我斯地也吾嘗得見之未曾有不得見者也從者見之者從者謂弟子隨孔子行者既見其請故爲之紹介通使得見也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者儀封人請既見夫子出門乃語諸弟子曰二三子何須憂患於夫子聖德之將喪亡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者此弱興衰屬在夫子天將以夫子爲木鐸金鈴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有衰衰極必盛今天下之衰亂無道亦已久矣言拯弱興衰屬在夫子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者木鐸金鈴儀疑與此是一故云蓋衛邑也云封人官名者周禮封人掌爲畿封而樹之鄭玄云畿上有封若今時界也天子封人職典封疆則知諸侯封人亦然也左傳號令於天下如木鐸以振文教也

註

鄭曰儀蓋至封

人官名正義曰云儀蓋衛邑者以左傳衛侯入於夷封人掌爲畿封而樹之鄭玄云畿上有封若今時界也天子封人職典封疆則知諸侯封人亦然也左傳

言穎谷封人祭仲足爲祭封人宋高哀爲蕭封人此云儀封人皆以地名封人蓋職典封疆居在邊邑穎谷儀祭皆是國之邊邑也包曰從者至得見正義曰云通使得見者見謂爲之紹介使之見也若左傳云乃見鷇設諸焉齊豹見宗魯於公孟亦然包孔曰至令於天下正義曰云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者禮有金鐸木鐸鐸是鈴也其體以金爲之明舌有金木之異知木鐸是木舌也周禮敎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此云木鐸施政教時所振者所以振文教是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孔曰韶舜樂名謂以聖德

受禪故盡善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孔曰武武王

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未盡善

子謂至盡善也正義曰此章論韶武

之樂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者韶舜樂名韶紹也德能紹堯故樂名韶言韶樂其聲及舞極盡其美揖讓受禪其聖德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者武周武王樂以武得民心故名樂曰武言武樂音曲及舞容則盡極美矣然以征伐取天下不若揖讓而得故其德未盡善也包孔曰至盡善正義曰云韶舜樂名者樂記云韶繼也註云韶紹也言舜之道德繼紹於堯也元命包曰舜之時民樂紹堯業其書益稷天云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是韶爲舜樂名也云謂以聖德受禪故盡善者書序云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孔安國云老使揖讓遂禪之云禪卽讓也是以聖德受禪也包孔曰至未盡善正義曰云武武王樂也者禮器云樂也者樂其所自成註故歷代皆稱大也云以征伐取天下故未盡善者以云作樂者緣民所樂於己之功然則以武王用武除暴爲天下所樂故謂其樂爲武樂武樂爲一代大事臣伐君雖曰應天順人不若揖讓而受故未盡善也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正義曰此章總言禮意居上位者寬則得衆不寬則失於苛刻凡爲禮事在於莊敬不敬則失於傲惰親臨死喪當致其哀不哀則失於和易凡此三失皆非禮意人或若此不足可

觀故曰吾何以觀之哉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三 終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四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里仁第四

正義曰此篇明仁仁者善行之大名也
君子體仁必能行禮樂故以次前也

子曰里仁爲美

鄭曰里者仁之所居居於仁者之里

是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鄭曰求居而不處仁者

之里不得爲有知

疏子日至焉得知正義曰此章言

居必擇仁也里仁爲美者里居也仁者之所居處謂之里仁凡人之擇居居於仁者之里是爲美也擇不處仁焉得知者焉猶安也擇求居處而不處仁者之里安得爲有知也